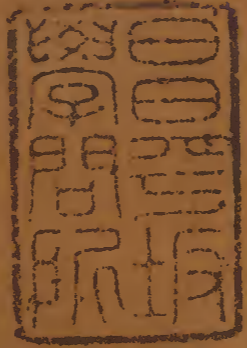


龜山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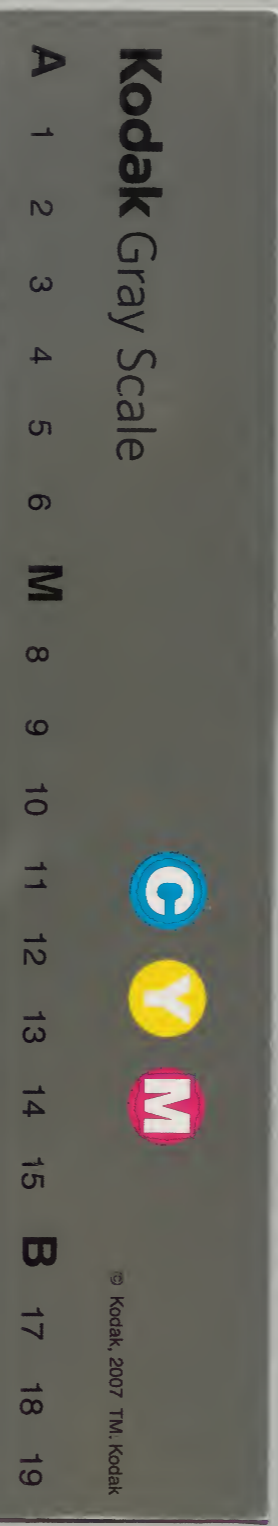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至
卷三十二



漢書門類		三四八二	九六	一〇
類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三四八二	一〇	二二
漢書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2
冊數	10	(8)
函號	315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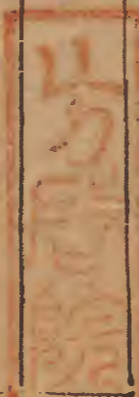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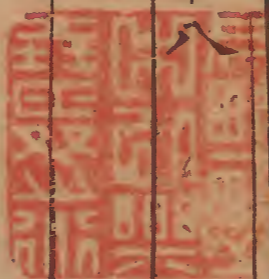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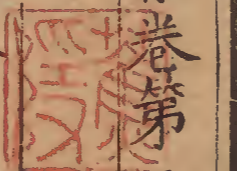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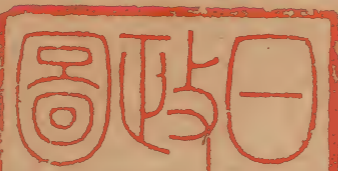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
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侍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尋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出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麓切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曲任
直推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傷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
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龍山先生集卷之六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
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
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
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
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
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
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
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
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

時須兮純明篤實

式孚兮胸中之藏羅壘瑤兮

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芳嶇兮雲帆蔽天
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魯莫圖兮自
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
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斥遺孤兮飲
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
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
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慙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雖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撓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眾人也亦遠矣余然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其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於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汙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方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汨沒終原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泖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象允也其戒雖難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黃髮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瀾瀾竟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醑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畱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憇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雖賴遺言之未泯導原而為之

余生凡之未訣張南此之差池徒以長號淚淋
浪而浩衣公乎若存其知我悲

祭陳瑩中

嗚呼定去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分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恐
其言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孑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袂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齎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及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慙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薦
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
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
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
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
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
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
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
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
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
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
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
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
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
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踈呼痛切汝聞不聞
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承祀孫恒英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興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鄒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魯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第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膺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躋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始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輩入判太常
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
於北郊蓋自公廢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奉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
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即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鬣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充裨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誦事李憲率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且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功須形文字願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後士論黷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厚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
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
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
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
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專
經術惇行義人人薦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
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
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
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二省樞密院時降詔書

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五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三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候傳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挈舟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比去正是行其所無事

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今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宦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誦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壘公對認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當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蓄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渠迎和氣冀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翼

意言蓋二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事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二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其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穎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穎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入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疎陳積水穎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
車銜尾結輒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
邀從末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
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
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
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
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
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
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
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

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不自
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
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
中雖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
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止觀臣謂室於此時慎選
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
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
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
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
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降不許至
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執事
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
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以公
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秦州又二季徙海州元
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
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某可用魯公為
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
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經不
更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

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
譴之今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
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
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
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
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
於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
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
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
辨因以擠之公錄一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先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而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

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
問其所以無過之者非王堂之上不可以
預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
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
史官擬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関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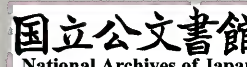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心物外歷英宗禘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
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
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
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
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
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
祖禘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
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
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後兄弟之服公在邇

英譜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聖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侑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遠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閭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曰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侵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公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兼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歎慕焉

二公同時寢疾公處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卽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晬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令吳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
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
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
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
衣以至處顯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
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
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
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
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
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
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即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定家有
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緄
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緄宣義郎監兗州
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緄將仕郎
監睦州酒稅務緄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
縑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
倅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愷悅懷悟悌恂慎怡
恢怡惓惓恻悛懍懍慎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
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
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奏議十二卷通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
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
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照
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諡文昭公
久在論思之職叅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
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
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
史氏採錄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
 父無遠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蕝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散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

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黷誰其育之王母是妾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嘗
時顯入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遠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
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賞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
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
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
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
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
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
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
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
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
嗇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元踵門而告白
先兄疾大漸顧而謂元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
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
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
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
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
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嘗諸父皆博修

費殆盡獨君之室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
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
率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
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即知建
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即紹聖四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
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
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
手為茲利用以為若君去旁邑吏舞藉為隱漏以賦
欺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禹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
高議其在南豐歲遭大飢流亡者相枕籍君為
法懸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疆敏與民
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疎日明亦易避也其破
數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
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下山之麓君娶
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
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
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焉大
靈兮騎雲歎天關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

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
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
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
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
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
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僥拾卒克有家
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
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晒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塋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塋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蓄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不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質孝愛絲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和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畫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
亦或以忠誨成懃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
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
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及善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
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
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

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
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
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先生於歷
衢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
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
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
後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
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堦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
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
無其友而致薛曼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
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
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
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麗藏于身多
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渚惟道之腹以此易彼孰
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華如蓬
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蓋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將四
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彛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
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
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叅
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
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
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
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
見其言溫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逐前議先生不受今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譴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
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
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
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塋
之原娶劉氏先生彞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川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
窮死噫命其尚誰先救而銘之銘曰有美斯
君子儒兮其為實兮式兮胸中之藏羅瓊瑛兮
位卑德尊恠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燕天
膠沮涵兮天地吸虛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丁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其石紀兮永不渝兮

吳國基墓誌

延平濶聞之要津流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其字及之曰其字李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以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一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行舉退老一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氣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子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却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其屬子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像字
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
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
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羶

學之益不鮮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
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故迫之
乃乘驛就道會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
府審律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季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
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亦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
與名萬世之傳忠名之乎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
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累贈官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
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
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慶州右司理參軍
俗犷悍喜訟聞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
郡為難治君敏達疆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
不死者五人令狼懷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
二獄率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
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
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
防禦推官知吉川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
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闕
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
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愛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
其所自為誣者情得成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
即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
不歲餘邑之治迄公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
勞改官德却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章辟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差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權

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姻如族
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嘗
城尉游君某友善一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又矣觀公所為
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淳屠道
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
論詠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所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
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堯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
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
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
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其所道過錢塘以尚
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
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豈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
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
閱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恩澤里不流

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率越明年
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雅陽乞銘
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
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
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
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
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韓蒙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毋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取其孝誠不惑益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秉方之訓死猶不忘非薦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歌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紀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年皆珍璆璽置待價千金醴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垓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後傑价備德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德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六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今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荀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監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婁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新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范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舉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真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養

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放轉朝請即用年
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請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鑿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其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箚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平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而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奔後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觀共置公罪刺史反北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持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現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丐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襁附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决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庶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廼增闢學舍益市書口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逐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曠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又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若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暮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

諱餘慶贈屯田即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即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軍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化即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天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徂實其
季為衛將車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斷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躋寄之去來視猶一說善無不報不于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塋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蓋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
如在己者雖里巷疎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川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
奉即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竹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縉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外不復以世累櫻拂其
心日誦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訟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頓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及席而沒享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
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
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
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
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
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
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
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
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
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

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
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
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
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
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
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
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
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喜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二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杰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塋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歆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豈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瘦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維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

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所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番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即崑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維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
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
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
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
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
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
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
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
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
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禳巫宗人得癘疾闔戶
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
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
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
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
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聞士自京都還暴
卒于逆旅烝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
哀其無告為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
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
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日深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亾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舉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單後昆
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
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趼越百舍而
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
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
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
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
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
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
温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
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
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
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
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
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
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
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
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
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
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
然公猶坐堂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
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
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
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
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
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
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
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
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歸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羗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關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中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于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互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
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勲雲
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
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勲飛騎尉
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
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雷之復還禮部轉朝
散大夫勲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
知蔡州朝廷惜其去雷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
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
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
也以公聯姻姪望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
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
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
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
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
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總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
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
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
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
夫役之數蓋禮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
下之務也方今内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
所稽考蓋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
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
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
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緝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
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
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官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
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
澹如也子縉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
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得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
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
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浴美還朝每稱於諸
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即西迎養京師除
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是疾
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事
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
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
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
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
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
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
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湖右廩入之餘一以付
之置不問其後裡祀許及暮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
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
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
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齟養不以所長自見
至其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
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逆容進
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辯論上前名
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
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
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
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羨取孰能然哉若
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
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敎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
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
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
而不任其責耶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
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
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
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拒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季卒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
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
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
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
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
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
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
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日無全
牛奏力嗇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
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絲如不倚不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七

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九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譏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
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即知湖州長興縣
母鮑氏金華縣右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

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
容人鮮儼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世乃可以為配是
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
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
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
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
過從調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
歸之夫人躬治黻纁又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
吝容人以為難而去人安為之故鄉閭為風義者必

以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
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
族大間有不和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
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
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
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
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淇
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
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
永嘉濮陽邵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即國史

編脩官坐言事請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未
行曰維承事即曰經曰綸皆通仕即女三人長蚤卒
次適奉議即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即衢
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
郎爽侯考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
之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謨
先美而明著一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
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
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適願得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
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閱而弗彰有子之賢
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老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玘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季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羨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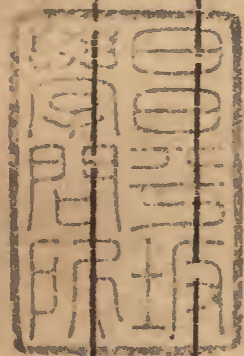
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義以啟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府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擿楚間也改常州
司刑曹事公蒞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道遊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即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
禮遷奉議即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陸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况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案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勇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且可倚辨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眾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
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
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
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
間利病與夫管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
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
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
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
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於欵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
其少邪吏矐昭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
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
公得疾所親以是恣公公曰民蘊而吾病無憾矣病
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
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
怡如也敦睦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
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廷平陳公晚
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絕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讓
即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即充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澤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
列侍後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原溪
其發必遠嗚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
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
歸高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終

